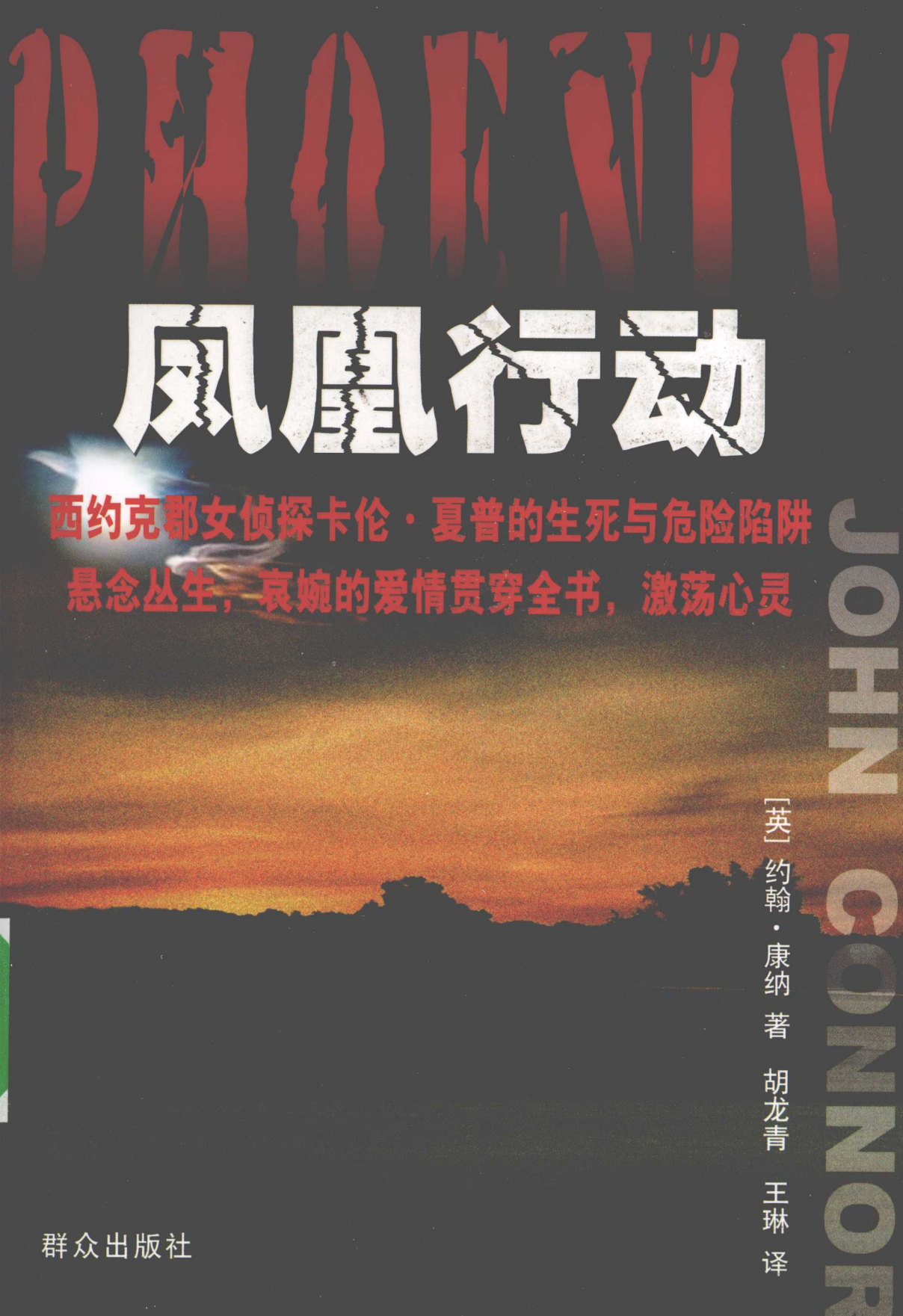




凤凰行动

西约克郡女侦探卡伦·夏普的生死与危险陷阱
悬念丛生，哀婉的爱情贯穿全书，激荡心灵

「英」约翰·康纳 著 胡龙青 王琳 译

群众出版社

凤凰行动

THE PHOENIX ACTION
A NOVEL BY JOHN GRISHAM

JOHN GRISHAM

1998

凤凰行动

「英」约翰·康纳 著
胡龙青 王琳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行动 / (英) 康纳著; 胡龙青, 王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4-4380-2

I. 凤… II. ①康…②胡…③王… III. 侦探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26 号

凤 凰 行 动

著 者: [英] 约翰·康纳

译 者: 胡龙青 王 琳

责任编辑: 张 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80-2 / I · 180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马克·海沃德和简·克赖尔

特别感谢警探约翰·马卡姆

侦缉总警司麦克斯·麦克林、伊莱恩·麦林通

感谢侦缉督察乔纳森·霍伊尔、克莱尔和

苏菲·阿邦德、吉尔和格雷斯·高尔





¹ 牧羊人丛林：英国一些电影制片厂所在地。

她浑身上下都失去了知觉。泪水从眼睛里流淌下来,不带任何情感,也无法抑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她笨拙地把孩子放在脚下的地板上,自己靠坐在沙发里。一块石头无情地压在心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想闭上眼睛,蜷成一团,忘记所有的一切。

但当她闭上眼睛时,却看到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急流,眼前的光线就像烟火一样跳跃。许多天没有睡好了,或许是好几个月,或许更长。时间变得模糊了。她甚至记不清在这里坐了多久。

这个小东西皱皱巴巴的,皮肤松弛而又丑陋,一边尖叫一边注视着她。她听得到他喉咙里的声音,看得到他扭曲的表情。但她用手指触摸他脸上泛青的皮肤时,却什么都感觉不到。她看到的一切,摸到的一切,一切留在脑海中的声音,甚至她喂到他嘴里的食物——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仿佛她所有的知觉都笼罩在灰色帷幔之内,而她却被隔绝在外。

孩子的眼睛是乳白而朦胧的。她不知道他能否看见她。她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她把腿蜷在胸口下面,感到什么东西从她的手里滑落下来,落到大腿上。她低下头,那是一个塑料奶瓶,不冷不热。远处屋门外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

电视的音量很大,但还不至于听不到开门的声音。哭声持续不断。这个小东西曾经和她血脉相连。她曾经站在镜子前看着他一天天长大。那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又瘦又高,皮包骨头,挺着个大肚子,眼圈发黑。

她没想过要这婴儿,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婴儿对外界的需求显而易见;这种需求吵闹而刺耳——食物、关注、温暖——任何人都会这样。

从她身体里滑出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她的血液,大声啼哭着,而且体重不足。刚服下的毒品还让她感到眩晕,她把头转向一边。他叫他玛丽德——他过世母亲的名字。但他看上去更像只瘦骨嶙峋的小兔子。

现在她能听到他在恳求她。她睁开眼睛,看见他朝她俯下身,怀里抱着孩子,面带忧郁、关切、困惑的神情。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求你了……辛妮德……求你了……”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他身后的房子好像被轰炸过。里面充斥着一股气味,她记得小时候同班同学住的廉租房里就有这股气味。是脏尿布、煮白菜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道。他去哪儿了?

她看到他抱着孩子时满怀爱意,轻轻摇着,小心地把奶瓶放进他嘴里。当他停止了啼哭,他把奶瓶拿下来,善解人意地伸出手握住她的手。

他的手摸上去好似橡皮一般。她缓缓地摇了摇头。她感到体内

没有东西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要去寻求帮助,要打电话找个医生。他对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温柔,从来没有对她大喊大叫过。他说他们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他认为,问题有一半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住在一座充满恶臭、到处是毒品的高楼里。

和她说到一半,电视里的节目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转过头看电视,仔细听着。那只握住她的手让她感觉到他的胳膊在颤抖,仿佛是因为寒冷而颤抖。在她脑海深处,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她清楚自己早已知道了。

她听到那些名字被新闻播音员读了出来。七个月之前,她见过这些名字,写在他钱包中的一张纸片上。法雷尔、麦卡恩、萨维奇——一个女人、两个男人——新闻播音员说,他们计划引爆炸弹。她听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看着他的脸慢慢失去了血色。他们死了,全死光了。在直布罗陀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被击毙了。

他写下的那些字里提到“西班牙/直布罗陀”,字迹干净整洁、正确无误。这三个名字旁边还列出了另外三个名字。他打电话时,她偷听他们谈论给他们办护照的事情。另外三个名字是化名,是他们用于证件上的名字。细节是那么遥远,仿佛她的记忆来自别人。

这则新闻播报完毕,他从沙发里站起身来。他皱着眉头,呼吸沉重,额头上渗出薄薄的一层汗。他看着她,看着她失神的眼睛;尽管她感觉已经麻木,却能看出他的恐惧。孩子又哭了起来,他用奶瓶喂他。

“我们必须离开,辛妮德,”他说道,十分镇静。“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一时间她不知道他在和谁讲话。然后她才想起来。辛妮德。那是她的名字。辛妮德·柯林斯。她冲他点了点头,看着那婴儿像个大水蛭一样吮吸着奶嘴。她听得到意识深处的记忆碎片纷纷落下,拼出原形。

七个月前开始的事情现在结束了。事情的意义也就在此。如果她还有气力把那件事情看清楚,想明白,现在的事情也就可以结束了。她可以走了。

她看了看孩子,竭力回想在他短短的五周生命里,她对他有没有任何感情。任何感情。

但她头脑中只有他打哈欠的嘴巴和无牙的牙龈。

西约克郡

1996 年 4 月



第一章

到达风电厂之前，他们叫停了她的汽车。为了隔离案发现场，他们用警戒线把所有道路封了起来。村子上方道路被阻断的地方，停靠着两辆大型犯罪现场调查车，似乎这里是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其中一辆是餐饮车——里面供给咖啡、点心、早餐，尽管没人享用（这辆车一会儿还要把实习生接来）——她要在另一辆车里换上工作服并领取通行证。

那个男人把东西递过来对她说话时，她根本没听到他说了些什么。她心跳加快，仿佛汽锤在胸腔里敲击，耳朵里全是嘈杂的噪音。她请他说话大声些。他说话开始不客气了，让她自报姓名和身份。

“我是夏普警探，”她说。“卡伦·夏普。”她声音有点含糊，带着自我保护。她拿出警官证，手有些颤抖，但他连看都没看。

“他们在等你。”他说道。

走出来时，她感到恶心。穿工作服时有些费劲。她背靠着调查车，强迫自己呼吸清晨寒冷的空气。

从交叉路口的街道到案发现场，路况很糟，她大概得步行一公里路。无菌白色工作服大概是聚苯乙烯的材质，她走动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她尽量走直线，头脑却昏昏沉沉的。头上方拱形的天空万里无云，她能听到X99直升机在搜查考克希尔湿地和兰开夏之间那片高地时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时大时小，呼呼啦啦。

那是五十五分钟前开始的。她在自己的床上醒了过来，身上还穿着衣服，玻璃杯底朝天放在胸膛上，鼻孔里弥漫着溅出的白兰地气味。电话铃响了。她起身接电话时，脑壳里仿佛有重重的一大块东西，从一侧滑到另一侧。

她挣扎着不去理会疼痛，把精力集中在电话线那端一个沉着冷静的男性

声音上。他说让她到一个叫温斯涛的地方。那个男人告诉了要去那里的原因，一字一顿，小心翼翼，等待她的答复。他正要告诉她那个地方在哪儿时，她打断了他。“我知道在哪儿。”她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在浴室里，昨晚（1996年4月8日，星期一）的情景飞快重现，一串不大成型的身影和感觉飘过眼前。

年年都是如此。开始是微弱的嘶嘶声，是冷不丁从脑后传来的小声嘀咕，然后音量渐渐增大。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也无法理解。只是一种持续的、隐隐的压力，逼得她莫名地恐慌起来。腹中火辣辣地酸痛，好像溃疡的感觉。每年她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这种感觉。有时她需要服用毒品，但通常烈酒就足够了。

昨天她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她还穿着衣服，为什么她感觉好像有人开枪打飞了她的后脑壳。她昨天醒来时是那样的状况，接着立刻又开始喝酒。一整天不论她走到哪儿，不论和谁在一起，都是同样的状况。只是具体细节有些模糊了。

除了宿醉和眩晕，第二天的早晨应该是轻松的。一周年过去了。她又挺过来一年。但今年不行。她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叫她去温斯涛。她站起身来，感到以前的状况又重新开始了。一声疯狂的呼啸要把她带回到黑暗中去。

她竭力回忆昨晚菲尔·里奇离开后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傍晚时，他们在某个地方的酒吧见到了菲奥娜·米切尔。她回忆起里奇对她很恼火，因为那时她已经酩酊大醉。但他们还有任务在身。里奇是她的侦缉警长，米切尔是他最重要的线人。这是有游戏规则的。

在压抑的沉默中，他开车送她回家。一进门她就打开白兰地。平常她只喝一点点，白兰地是房子里她唯一拥有的东西。她所记得的就是这些。她甚至记不得自己躺到了床上。

走上泥土路时，她努力在想她能够记起的事情，从回忆起来的细节中慢慢找寻其他细节。她觉得自己好像被淹没在了某种液体里，这种黏黏的液体挡住了她的视线，模糊了周围的一切。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至关重要。每年四月八号该完成的事情她都做到了——她已经把这天打发走了。而现在她却要努力再回忆起这个日子。

温斯涛是哈利法克斯上面的山地的一个村落，由多家矮矮的石头房屋组成，非常分散。主干街道和临近街道上有大约三十座房子，更多的房屋分布在山脚下和山腰上。村子边原来有一个磨坊——磨坊的红砖墙嵌入山坡，烟

卤斑斑驳驳，上面的山墙还有被烟熏的黑色痕迹。最近，这个磨坊被改造成了工厂，还盖上了波浪形的金属屋顶。

但人们谈到温斯涛时，往往指的是村子上方的区域；湿地、山谷源头、绵延至分水岭又越过考克希尔的那片广漠而贫瘠的荒地，有时还包括村子上面的风电厂，那里曾经建造过二十五个巨型风轮机。那是工业建筑的结构，闪着微弱的白光，和下面的工厂相映成辉，也和一排分布到村子另一端直至兰开夏的电线杆相呼应。

温斯涛就意味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风大到正好可以吹动风轮机，但小到其他什么也吹不动。

她前面的南奔宁山脉很荒凉，起起伏伏，一片绿色和灰色，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上面没有树，只有些灌木，从村子里出来就很少有小路和围墙。这里放牧的绵羊干瘦而结实——脏兮兮的羊毛点缀在参差的泽草和泥土中。

她走上风电厂下面的小山坡，一群穿白色制服的警察从她身边经过。他们一边嘀咕，一边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风从山坡上吹来，吹得他们弓起了身子。她听到其中一个人说什么“双发快射”。这话听起来好像此人并不知道“双发快射”是什么。她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的心跳得像一头受惊的野鹿。

他们让现场调查警官、取证人员、病理学家、高级调查官及助理、武装应急部队开车进来。其他人都得步行进来。这是现场管理顺序；她能记起培训时学到过顺序：保护生命、保护现场、保存证据、确认受害者、确认嫌疑犯。这个案件中，整片湿地就是主要犯罪现场。工作人员把整个地区围了起来，限制一切通行。进来的人越多，现场受破坏就越严重。

被准许入内的车子停在山坡上的小路旁，紧紧排列在一片山楂树丛下。她朝他们走去，走上山坡，看着下面的犯罪现场。她站在一块高地边上，寒风吹在脸上，眼睛感到刺痛。她俯视着一片宽阔而黝黑的水域，有风吹过，水面掀起层层涟漪。

一个水库。大概有八九个人站在水库边上，白色明亮的身影倒映在墨绿的水面上。在离他们一段距离的平地上，她看到一辆单缸发动机的汽车，是辆“路虎”。驾驶室的门开着，汽车被丢弃在水边。

一条泥土小路从大路通向这辆车。她曾沿着这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去过风电厂和考克希尔，大概三英里长。下面的小路，应该是那辆路虎车经过的，被警戒线封了起来。一排一米高的金属桩和警戒带在泽草和泥炭藓间引出另外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很狭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她沿着这条小路朝下

走去。

他们看着她走过来，一定有人认出了她。人群中有人走上前来迎接她。这人又高又壮，身长显然超过六英尺，肩膀宽宽的。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保养得很好，体魄健美。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辆车上，想看清楚车里是不是空的，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他。直到他走到面前挡住她的去路，并且开始自我介绍，她才发觉。

“你是夏普警探？我派了一个人去路障处接你。不应该让你自己走过来。真对不起。感谢你能来。我是约翰·马诺。我是这里的高级调查官。”

她抬头看了看他。他大概比她高四英寸，脸颊刮得很干净，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头发有点稀少。他说话稍带点苏格兰口音。她在过去的五年里大概见过他十次。他并不记得她，因为她并不是个重要人物。在西约克郡，高级调查官在任何一级凶杀案里总是担任侦缉总警司。

“他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道。他稍稍朝她靠近了些，压低了声音，两眼看着她。他伸出手握住她的胳膊，想给她一些宽慰和支持。他的声音听起来关切而谨慎。毫无疑问，这是他口音的副产品，也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她看到他身后的人们都默默无语，正注视着他们俩。她只认出了其中一个人——病理学家格雷厄姆·道森。

她的思绪突然回到昨晚，想起里奇和米切尔。她想起来，里奇就是这样温柔地握着菲奥娜的胳膊，给她一种宽慰和支持。这事发生在酒吧里，当时他试图从她那儿得到更多的情报。

“是的。有人告诉我了，”她说道。声音听起来很镇静。她目光与他对视。“我们开始吧。”

“好的，”他点了点头说，但口气并不那么确定。“我和你一起去。记住什么也不要碰。”他并没有放开她的胳膊。

她让他带着自己沿警戒带的一端走到车子那里。路上，他问了一遍她是否确定。她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她和他讲起，以前她见过死尸，以为他会说，“好样的。”但那时他们已经到了车子的旁边，走到了打开的驾驶室门口。

她看到一条胳膊悬在外面，就悬在车门框上，手指又细又长，瘫软无力。然后是双腿。她认出了那双鞋子。她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汽车挡风玻璃上有几摊黑糊糊的东西。她朝旁边靠了靠，意识到马诺仍然握着她的胳膊，握得很紧，几乎要弄痛她了。

汽车里面有个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上身歪向一旁的副驾驶座，头

耷拉在两个座椅之间，以至于她没法看清这人的脸。

驾驶座的靠枕脏得不成样子。上面有一片黏黏的黑糊糊的东西，一直流到座位下面，已经凝结成块状。看上去像一罐黑色的油漆沿着靠枕泼到了汽车后面，里面夹着一堆好像纸板一样的东西，还掺杂着更黏稠的液体，有绿色的，有灰色的。她的目光越过靠枕，看到后排客座边上的玻璃窗完全被这种物质弄模糊了。车里面的气味强烈而难闻。一股屠宰场的气味。她傻傻地问马诺那是什么。

马诺看了看她的眼睛，什么也没说。她又看了看。她的大脑终于把这些东西拼凑到了一起。是血。那人的后脑勺被打飞了，脑骨、头发、血、软组织、脑浆溅得车子后面到处都是。

她咽了一口唾沫，向前探了一步，头几乎伸进车子里，感到恶臭弥漫。她看了看死者的脸。这就是她来这里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给她的任务。

死者脑门上有两个小小的黑洞，在眼线上面——一个在右侧太阳穴上，另一个在额头中间。黑洞周围的皮肤都烧焦了，还有些水疱。这是近距离的双发快射，技术娴熟。弹洞上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他的脸十分干净，面容完全没有改变。

死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呆滞无光，面部皮肤已经僵硬，好像一个乳胶面具。但她能认出来他。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他。”她说道，声音很平静。

“你说他是谁？”

“菲尔·里奇。”

第二章

她转身离开这辆车，脑子一阵眩晕。有一刻，她觉得自己的意识仿佛离开了身体，正在观看所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和她无关。她从自己身体上方看到：马诺在她旁边向她歪过来，他的手握着她的胳膊，不远处有些人挤在一起等待着。一瞬间，她确信自己是在观看别人。

从某种程度上，她知道马诺拉着的这个人是她自己，卡伦·夏普，但这个人仿佛很陌生，是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她甚至感觉不到他的胳膊到底挨在她身上什么地方。

她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吗？身材高大——几乎和马诺一样高——也很瘦。

她在无菌工作服里面穿着一件长及大腿处的黑色皮夹克，一条破旧退色的牛仔褲，还有一双黑色的平底鞋。她的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垂在肩头，凌乱地结成厚厚的缕条。她看到自己时不时把头发从眼睛处拨开。她脸色苍白，气色很差，绿色的眼睛疲惫地眯缝着。

记忆禁不住涌入脑海。昨晚在酒吧里，她去卫生间找菲奥娜·米切尔，从水槽上方的镜子中注视自己。她记得，当时她觉得自己真丑。

从十几岁开始，不擦口红母亲就不让她出门。似乎口红是服饰不可缺少的搭配，不施粉黛的脸——就像任何没有外包装的东西——都是丑的。这很明显。但有多少男人说过她漂亮？她的脸蛋、她的身材、她的一切？

还有她的眼睛。母亲告诉她，她的眼睛太小了，双眸离得太近了。你有一双小小的猪眼。这是她的形容。然而，男人们常常夸她的眼睛。一双明亮的、智慧的眼睛。是一双能够看穿别人的眼睛。这是男人们说的。

她望着自己掉了妆的脸记起了这些。当时菲奥娜趴在水槽上呕吐，黑黑的睫毛膏顺着泪水流了下来。卡伦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安慰她说没事的。可后面发生了什么？

酒吧在兰开夏一个僻静的地方。是里奇开车把她带到这儿来的；菲奥娜一直在这里等他们。他们大概八点来，九点离开的。里奇原本希望菲奥娜能提供一些关于曼彻斯特一个海洛因毒贩的情报，这个毒贩打算和马克·科茨做生意。她提供了吗？

一切细节都没有了。她得想起来菲奥娜为什么在卫生间呕吐，为什么跟着她进了卫生间，为什么哭了。

里奇和菲奥娜的关系很复杂。里奇选择菲奥娜，因为她是马克·科茨的女朋友，而科茨又是里奇想要调查的目标，他的生活就围绕这个展开。里奇期待菲奥娜能把科茨的毒品交易信息反馈给自己。然而里奇并不给她报酬，他们之间并不是寻常的警探和线人关系。那么菲奥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看了看里奇破碎的脑袋，隐约感觉到一丝哀伤。她听到马诺对别人说身份“确认”。现场管理顺序第四项：确认受害者。他的手仍然抓着她的手臂，一直抓着她，同时还发出指示把一切安排妥当。她等他把话说完，然后问他是不是可以走了。

“现在还不行，卡伦。我得问你一些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去我的车里，好吗？去避避风。”他没等她回答。“托尼，”他对一个人叫道，“我的车。”

他们从警戒带中间走回去。因为地方太窄没办法再拉着她，于是他放手让她自己走。他们只能一个接一个单独通过。